郎潛三筆

壬癸藏札記卷十一

鄞　陳康祺著

國初鄉會試房考無定額順治十六年己亥會試庶吉士爲同考者九人皆戊戌進士也十八年辛丑會試庶吉士爲同考者十六人內戊戌進士五人己亥進士十一人雍正二年癸卯順天鄉試庶吉士爲同考者八人乾隆九年甲子順天鄉試庶吉士爲同考者十人皆後來所無也其同考人數最多者則康熙乙未會試至三十二人內翰林二十一人部曹十一人戊戌辛丑二科亦三十二人丁酉鄉試同考至三十六人內翰林三十

一人給事中二人部曹三人而最所鮮遇者惟乾隆甲午順天鄉試十八房中彼此官階迥相懸絕如宗丞資光鼐太常吳玉綸光祿吳綬詔理少周於禮僕少曹學閔通參趙佑皆九列也中允童鳳三編修管幹楨則翰詹也司業朱棻元則國子監也御史戈源都察院也戶部許寶善禮部施學濂鄭源璹則部屬也而此外又有助教吳省蘭學正徐立綱汪如藻皆舉人大理丞朱衣點貢生此四人皆例所不預開列者是蓋採選清望不限階資

睿鑒所加絕人議擬殆杜朝臣通榜之弊也

會稽姚尚書啟聖生而倜儻以豪聞少客松江趙太守所午睡大軒僮僕竊窺之則雕虎也甫冠以諸生遊通州得權知州事杖土豪殺之尋棄官去遊蕭山遇二健兒掠二女子行有老父隨之哭持牽洶洶公怒奪佩刀殺二健兒縱女子去亡命隸漢軍平臺一役公功獨多按公平臺功已詳前筆夫人何氏亦絕有力舉石臼如無物公奇之娶焉生長子儀雄偉與公埒嘗驅馬駕奔車自後掣之馬爲之卻挽强弓百步外可洞四札以功授知縣擢部郎出知開封府

諭以京堂用自請效力從戎改總兵終雲南鶴慶總兵

官天生奇人萃於一家匪適然也

徐立齋相國元文臚傳日

世祖召見乾清門還啟

皇太后曰今歲得一佳狀元

賜冠帶服物視舊典有加嘗從幸南苑

賜乘御馬

命學士折納庫爲執鞚館師也公遜謝乃改使侍衛又

嘗晚對便殿夜分

賜饌畢

世祖問從者得無饑乎亦

命賜以食從古詞臣榮遇無叨被如公者
秦文恭公以乾隆二十九年四月乞病
溫旨不許八月復請回籍調治
許之仍懸缺以待既成行疾革薨於滄州訃聞
高宗愴惻明年
南巡至無錫
幸寄暢園
御製詩有云養疴旋里入何在撫景愀然是此間寄暢
園者公家別業也
高宗追念舊臣形於翰墨如此益可見公之居官不苟

矣
乾隆四十八年漳浦蔡文恭相國假滿還朝覲熱河
行在
上賜以詩有年老舊臣似友朋之句明年
御製臨新建辟雍詩中有云蔡新或備伯兄行注曰若
今羣臣中孰可當三老五更之席者獨大學士蔡新長
予四歲或可居兄事之列公既致仕五十五年以祝
釐詣闕
錫宴同樂園復
賜一詩有曰八旬幸我猶身健九望憐卿會膝前恭繹

奎章覺伊古明良賡和卷阿矢音雍容肅穆則有餘悱惻纏綿猶不足也

雍正間錢唐梁文莊公入直上書房獲侍

高宗皇帝暨誠和兩親王講讀以舊學受知遇迴翔館閣平陟台衡

恩禮哀榮曠絕寮寀公晚年自言嘗爲

高宗作擘窠大字適

憲皇帝駕至諸臣鵠立以俟

憲皇帝命竟其書以墨漬袍袖復令

高宗曳之今藏此衣三十年他時服以就木庶存殁志

君恩也後公子孫如其言

內閣吏部翰林院皆京僚極清要地梁文莊公嘗兼領數年王尚書際華戲謂曰公可謂三清居士矣裘文達公聞之笑曰兼以上書房南書房則五清也文莊性儉素自奉嗇於貧士貲郎熱宮不敢因緣造請每下直雙扉晝掩門庭闃然署所居爲味初齋示不忘舊同時朝論謂惟公實堪此清秩云

鎭洋汪少司空廷璵初名瑨幼而穎悟丱角補博士弟子員時學使桐城張公廷璐奇其文曰它日名位不在吾下遂爲易其名名從玉旁而中加一廷字意蓋引爲

兄弟行云後果以鼎甲歷清要官至亞卿世謂張公能
相士康祺尤服張公之能愛士也
乾隆壬申
御試翰詹諸臣於
正大光明殿以納凉賦爲題作者多規橅上林子虛鋪
陳宮殿苑囿汪侍郎廷璵時爲編修獨以
宵旰憂勤民事立言
特擢一等一名超授侍講學士嗣充日講起居注官又
充會試同考官又充武會試副總裁官一歲之中
恩命頻頒皆一賦爲之兆也自來殿廷稾筆別有體

裁或以頌爲規或卽小見大職在文字者不可不以前
事爲師
故事詞臣以大考休官如外吏之干六法無仍還原秩
者德州宋蒙泉廉訪弼以編修充續文獻通考纂修官
同事十數人皆後進徵文獻者咸以公爲歸乾隆二十
八年
御試正大光明殿引見有
旨令以原官休致當時總裁諸公合詞奏宋弼學問篤
實著述精勤請留之書局由是供職如故後以贊善分
巡鞏秦階道擢甘肅按察使正身率下惠在西涼蓋大

考一舉不過爲文學侍從之臣藉稽勤惰因材任使本不必以一朝之得失爲憑也
甯都盧詹事明楷於樂律有宿悟審辨律呂清濁高下不失絫黍爲貢生已預
內廷修書之役會和碩莊親王尚書張文敏公奉
詔編次律呂正義即薦公爲纂修官公猶未通籍也
本朝樂部向以王大臣兼領公官侍讀時
特旨令撰擬樂章兼樂部行走凡所撰進皆播之管弦列於法部當時同僚歎慕謂公以夠稽絕學上結
主知前代蔡中郎阮仲容輩無此榮遇也

內閣典籍尹均雲南之蒙自人內閣學士壯圖父也乾
隆五十年以就養京邸
特旨入千叟宴與一品大臣列坐丹墀東
賜賚珍異天下以爲至榮典籍性廉儉在京師好飲豆
湯月必數設呼予昔孫共啖曰此吾鄉味若曹即富貴
愼勿忘與閣學同朝父子入直常共載。申諸城劉文
清公嘗歎曰尹翁人可謂以清白遺子孫矣
嶺南俗多竊牛牛皮色相似雖獲盜多不能有司無如
之何往往牽蔓成巨獄益都李文藻南澗宰潮陽令育
牛之家各於牛角印烙私記凡赴墟賣牛者牙儈以印

烙登簿以印付買主如告失牛先以印呈官官遣役持印驗墟簿無得隱者大府善其法下所司行之潮陽與海陽揭陽俗稱三陽仕其地多致富南澗去官之日囊橐蕭然至番禺命工摹光孝寺貫休羅漢像以歸曰此廣南宦橐也南澗性好聚書手自讐校無晚近俚俗之本於金石刻搜羅尤富所至必停驂周覽有僕善椎拓攜紙墨以從嘗乘舟出迎總督小憩南海廟命僕拓碑秉燭竟夜比曉問總督舟已過矣詩古文不傍人門戸過嶺後治公事日不暇給而詩益工郵亭僧院信筆留題雖輿隸皆知爲才子南澗成乾隆庚辰進士先一年

舉鄉試第二人舉主則嘉定錢詹事也詹事嘗稱爲天下才又謂南澗有三反長身多髯赳赳如千夫長而胸有萬卷書一也生長於北海官於南海二也湛思著書欲以文學顯而世稱其政事三也然而傳人無疑已

竹汀詹事以乾隆乙酉典試吾浙志取奇士不爲俗學餘姚邵二雲學士名列第四五策博洽冠場閱中傳觀咸謂非老宿不辨及來謁則學士年纔逾冠也叩其學淵乎不竭詹事拊掌曰不負此行矣康祺按詹事屢握文衡所取多懿文老學之士使衡文者識鑒盡如此制科何患不得士耶

方望溪侍郎以古文自命意不可一世惟臨川李穆堂輕之望溪嘗攜所作曾祖墓銘示穆堂纔閱一行即還之望溪恚甚曰某文竟不足一寓目乎曰然望溪益恚請其說穆堂曰今縣以桐名者有五桐鄉桐廬桐柏桐梓不獨桐城也省桐城而曰桐後世誰知爲桐城者此之不講何以言文望溪默然者久之然卒不肯改其護前如此金壇王若霖嘗言靈皋以古文爲時文以時文爲古文論者以爲深中望溪之病見竹汀先生潛研堂集竹汀殆亦不滿於桐城者乎

阮文達公爲學政時搜出生童夾帶必自加細閱如係

親手所抄略有條理者卽予入學如倩人所抄概錄陳文者照例罪斥見曾文正諭子書文正並云作時文宜先講辭藻欲求辭藻富麗不可不分類抄撮體面話頭又云文人不可無手抄夾帶小本昌黎之記事提要纂言鈎元亦係分類手抄小冊也按夾帶爲令甲所不容二公皆名臣文達則轉因夾帶而取其人文正則昌言夾帶而諭其子蓋王道不外人情也

國初官員補授之例迴避本省如江蘇之與安徽湖北之與湖南陝西之與甘肅亦稍同省例應迴避雍正七年

世宗以江南之上江下江湖廣之湖南湖北陝西之西安甘肅雖同在一省而幅員遼濶各設巡撫司道以統轄之其情形與隔省無異且既係同省則於彼處之人情土俗較爲熟悉未必不於地方有裨益後此數處府州縣以下官員不在本籍巡撫轄下者不必迴避按昔賢有分道用人之論極東之產不使遠官於極西果從其[illegible]以與

聖諭所稱熟悉風土裨益地方者稍有合也

趙恭毅公晚年內任一日值

聖祖仁皇帝親試武進士騎射與諸大臣坐班齊騰假

察同列欲面劾

聖祖笑止之不加譴責蓋

天心仁愛諒公宣力之久而精力漸衰不復苛繩儀節也敬按雍正間川督憲德以成都府知府王游於考驗武官之日自屆龍照特疏糾參諭旨責憲德之過刻并引及恭毅前事云

梁文莊公與陳星齋太僕幼同里長同學雍正庚戌會試復爲同年至乾隆十五年文莊方掌院事太僕以外吏舉鴻博改官檢討亦久次矣京察列一等御史歐堪善以文莊徇私彈奏辭連上年舟過丹陽被毆事詳見下則

聖意稍爲之動卽日

召見文莊文莊奏曰陳兆崙在翰林前此已四入京察無不定爲一等者臣雖欲矯情避嫌其如朝廷公議何上亦悟從容諭曰自後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文莊正色曰臣領

皇上無則加勉之訓同列者咸歎爲得古大臣風康祺按是年京察在三月太僕以十三年七月聞太夫人訃時尚未服闋入都也或其時丁憂人員尚無扣除察典之成例與俟考

星齋太僕居憂時河庫道何君聘之課子乾隆已巳二月赴淮舟泊丹陽遇秋審解犯數船自鎮江往蘇兩船偶觸解役與卒衆囚徒入船各持器械雜手中鐵鍊指

攜刼奪罄所有以去太僕方與客對奕猝被一囚連毆三鍊頭顱脊背受創極重流血昏暈蓋每歲秋讞時胥役因徒互相狠狽以亡命横行爲利藪而不知太僕之爲貴人也痛定鳴官得其主名經丹陽縣令請撫軍雅公具奏立置重典嗣是此風稍戢矣辛未歲太僕起復入京

上方自南巡還太僕道旁接迓猶

垂問此事甚詳並

霽顏曰汝何不言雞肋不足當尊拳耶自是每遇

召對必問及焉

高宗睿性之和易
玉音之謦欬如此
康乾大科有以進士舉鴻博者兩次通籍已爲奇遇錢
塘陳太僕兆崙釋褐用福建知縣嗣保奏鴻博入都候
試適內閣中書闕員試士東閣新例凡徵士中科甲出
身者亦得與試太僕崇
欽取一等一名授內閣撰文中書旋入軍機處行走明
年復入鴻詞之選改官翰林三次通籍古今僅見
錢南園通政爲御史時劾東撫國泰前筆紀之未詳是
時劉文清公時卽申辰

高宗命往山東訊鞫並諭御史同訊方讞獄日國泰忽起立詈御史曰汝何物敢劾我耶文清大怒曰御史奉詔治汝汝敢詈天使耶立命隸人披其頰國泰懼而伏珅遂不致曲芘獄上國泰伏誅初通政將奏國泰事詣所善翰林邵南江曰家有事需錢十千可借乎邵曰錢可移用將何事也盍告我通政曰子勿問何事有事欲用此錢當於吾子取之越三日而彈章宣矣時國泰聲勢方盛人皆爲之危幸

高宗仁明察其忠直尋擢通政司而山左去一奸人朝

野歌頌焉邵於是卬之曰子前告我需錢十千豈爲此事耶曰然吾自度劾閹黨必受嚴譴戍邊故預備資用耳邵曰若果有此行十千錢亦不濟事曰吾性喜食牛肉在道可不用傔從以五千錢市牛肉日啖此可無饑其餘錢吾自負之得達於戍所足矣聞者悚然康祺按乾隆至今不少敢言之諫官求如通政之廉儉爲體剛正爲用亦

本朝有數直臣也

樂平汪大宗伯守和言動悉遵禮法每食必置菜羹於坐隅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揖然後坐

戴簡恪公敦元長刑部日值大雪公著雨罩手抱文書步至街衢呼驢車乘之御者不知公爲誰也及至署隷役呵殿而入公下車去雨罩帽露珊瑚頂御者大驚將棄車而逃公强留與之錢而去都中謂之驢車尚書公卒之日鄉人往視之斂衣露肘布衿一襲咸歎其儉德爲不可及云

尹望山相國内召後贊畫樞要退居

賜園公子十二人排日至園奉侍時謂之四三麟鳳二六鴻鸞嘉羨其子多且賢如荀龍賈虎之比也

張文和公幼體弱多疾精神疲短步行里許輒困憊尊

長以爲憂公因此謹疾愼起居節飲食時時儆惕三十
通籍氣體稍壯嗣值南書房辰入戌出歲無虛日塞外
扈從十一次夏則避暑熱河秋則隨獵於邊塞遼濶之
地乘馬奔馳飲食失節而不覺其勞康熙丁亥
聖祖以外藩望幸
車駕遠臨遍歷蒙古諸部落公皆珥筆以從一百餘日
不離鞍馬亦不自知其鞅掌
世宗朝委任益篤以大學士管吏部戶部掌翰林院皆
極繁要重大之職兼以晨夕內直
宣召不時適西北軍興旁午每奉

密諭籌畫機務羽書四出晷刻不稽偶至朝房或公署聽事則諸曹司抱案牘於旁者常數十百人環立番進以待裁決輿中馬上披覽文書吏人多隨行於後候一言爲進止又總裁史館書局凡十餘處纂修諸公時以疑難相質公爲之從容論定薄暮還寓則賓客門生車駕雜沓守候於外舍者如鯽矣夜然雙燭治事既就寢或從枕上思及某疏某稿未妥即披衣起親握筆改正黎明付書記繕以進而氣體之强健反過於少壯時見公所自述澄懷園語自來天生命世固多付以龍馬之精神用能爲國家任重致遠然公中年以還謹身節欲

戒愼恐懼之一念實足以後天補先天之闕也

王漁洋古夫于亭雜錄云近日顧甯人號强記一日會於京師邸舍予謂之曰先生博學强記請誦古樂府蛺蝶行一過當拜服顧琅琅背誦不失一字康祺竊謂記誦特學問之一端座有顧甯人乃僅僅以蛺蝶行相難其拜服甯人亦僅在能背誦蛺蝶行此漁洋所以卒爲文人與

國家自滇閩二廣用兵始開捐納之例始猶經戶部斟酌不至過濫其後陝西賑荒出塞運餉等事則漸汎濫矣始商人巴某等初捐即補知府言官論之因革去其

後于振甲爲運饟都統則不由戸部及九卿集議徑移吏部銓補於是僉事方面顯官亦在捐納之列初任郎得補授矣後左都御史張鵬翮疏言州縣守令教職捐納尤濫九卿集議遂欲通改幕職佐貳等官王漁洋尙書時貳戸部謂諸公曰

朝廷不可失信於天下已往可勿論但當慎之於將來耳衆以爲然遂罷議康祺按漁洋廷議在當時自是正論蓋捐數本重捐員亦寥寥無多若今日則減成折額展轉售鬻甚至市一牛之貲可使顯貴其二子而且卯角之歲隷名天官胎妊之兒預嚐仕牒

朝廷果毅然停捐采用前議將此輩盡改虛階亦不爲過否則拘守小信坐視吏道之淪胥必待至數十年後而始有澄淸之可冀恐亦非政體所宜也

梁山舟學士書名滿天下求書者紙日數束嘗言古善書者有代者我獨無蓋不欲以僞欺人也其誠篤如此時日本國有王子好書以其書介船商求公評定琉球生自太學歸國踵公門乞一見公以無相見儀卻之其人太息曰來時國王命必一見公而歸今不得見奈何因丐公書一紙曰持是以復國王耳其名盛又如此

吳縣潘功甫舍人曾沂文恭相國冢嗣也性澹榮利勇

於爲善居京師杜門謝客文恭門生故舊滿天下識其面者殆不數人襄嘗見宣南詩會圖圖中九人皆一時賢士大夫蓋東鄉吳舍人嵩梁新城陳學士用光涇縣朱宮贊珔長樂梁觀察章鉅宜黃謝學士階樹嘉興錢侍御儀吉吳縣董太守國華歙縣程侍講恩澤一即舍人也先是與斯會者有安化陶中丞澍涇縣胡廉訪承珙祥符周觀察之琦嘉善黃太守安濤侯官林廉訪則徐時舍人尚未入都逮後長樂觀察守楚中歙縣侍講典黔試涇縣宮贊乞養歸則又益以華亭張舍人祥河臨川湯舍人儲璠侯官李侍讀彥章仍九人也朱綬爲

之記諸公名位多就當時敘錄其後騰蹕中外文藻勛烈皆卓卓有所表樹朱門後起能肯如舍人之慎於擇交差不媿司馬家兒風範矣

會稽陶篁村徵士元藻少字龍溪才藻飈發與同鄉劉鳳岡豹君周虎木以詞賦齊名時有龍鳳虎豹越中四傑之目見梁山舟頻羅庵集壽篁村七十詩注

蕪湖鐵工湯鵬字天池煅鐵作草蟲花竹及山水屏幛精妙不減名家圖畫山水大幅非積歲月不能成其流傳者多徑尺小景以木範之若琉璃屏狀名曰鐵畫或合四面以成一燈曰鐵燈每幅數金一時爭購之鏞鏻

之功前代未有也相傳鵬家煆竈與畫家隣畫師自高其技每相傲睨鵬意頗不平閉門搆思鏗鏘屈曲遂成絕藝鵬亡竟無繼者世咸稱鵬所作畫當與張銅黃錫並爲藝術傳人康祺獨謂以彼其人運鏤肝憔腎之沈思創鬼斧神錐之妙製盍不移而鑽研理窟藻繪學林爲可惜也然以視世之寬衣博裹醉飽嬉娛百歲如馳一長莫述者則又鵬所唾棄不屑道也

京師慈仁寺僧舍藏有
世祖皇帝御畫渡水牛乃赫蹏紙上用指上螺紋印成之意態生動筆墨烘染所不能到又風竹一幅上有璽

運之寶玉貽上宋牧仲輩均及見之今不知尚存否康
祺敬按本朝
列聖天才淵雅幾暇多工繪畫近年嘗見
文宗所畫馬　醇邸恭摹上石神采飛舞雄駿中含肅
穆之氣非唐宋專家所能比擬也
皇史宬建自前明四周石室中藏金匱
本朝因其舊制尊藏
實錄
聖訓玉牒諸鉅編實錄璸函依次排列嘉慶十二年
高宗純皇帝實錄

聖訓告成卷帙較富視舊增倍

仁宗特命所司重加脩葺將金匱分列石臺諏吉尊藏

並

諭閣臣云我國家億萬斯年篤祜延釐正未有艾嗣後

石室充盈即於兩配殿仿照石室規制建造分貯奕葉

遵循永遠無替此

旨并交內閣存記今又閱四朝矣

入聖備慶借用陸宣公集

謨烈燦陳讀書中祕者幸勿爲籍談氏所譏也

乾隆辛亥秋

宣宗皇帝侍

高宗皇帝行圍威遜格爾

引弓獲鹿喜動

天顏黃褂翠翎

寵賚優渥

高宗御製詩有老我策驄尚武服幼孫中鹿賜花翎是

宜誌事成七律所喜爭先早二齡之句蓋

高宗以十二歲時木蘭從獮初圍得熊此事敬載前筆

宣宗則初圍得鹿年十齡也詩又云

家法承遵綿奕葉承天恩既慎儀刑則他日

聖子乘乾
艮謀貽厥若已寓於翰藻中矣
嘉慶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軍機大臣敬擬
遺詔中有
高宗降生避暑山莊之語越月餘
宣宗檢讀
實錄始知
高宗實於康熙辛卯八月十三日
誕生於
雍和宮邸而

高宗御製詩凡言
降生雍和宮者三見集中因傳
旨詰問樞臣回奏稱
仁宗御製詩初集第十四卷第六卷詩注均載
純皇帝以辛卯歲誕生於山莊都福之庭
上責其巧辯
諭云朕恭繹
皇考詩內語意係泛言山莊爲都福之庭並無
誕降山莊之句當日擬註臣工誤會詩意且
皇祖詩集久經頒行不得諉爲未讀遂降

旨托津戴均元退出軍機與盧蔭溥文孚均鐫級有差
時
宣宗臨御甫匝月也其謹小愼微邇言必察殆
睿性天成已

李天生檢討性行伉爽尙氣概而急人患一秉秦中雄直之氣生平與二曲交最密天生宗朱子二曲講良知各尊所聞不爲同異亭林在山左被誣陷天生走三千里至日下泣訴當事而脫其難在都門嘗與毛西河論古韻不合西河強辯天生氣憤塡膺不能答遂拔劍斫之西河駭走朋衆竊謂天生古豪傑其周旋亭林二曲

不媿古人之交其劍劫西河未免稍失儒者氣象然以西河之利口喋喋滑稽不窮非勁敵如天主恐亦不足以折其驕横詭誕之氣宜當時傳爲快事云

壬癸藏札記卷十一終

壬癸藏札記卷十二

鄞　陳康祺著

吳江諸生任德成象元篤於儒行奉朱子白鹿洞規因集明以前先正格言與洞規相發明者爲一書曰洞規大義居鄉勤施濟置社倉創義塾歲饑煮粥食餓者鄉人德之一夕步於庭有偷兒方踰垣下見象元驚欲竄走徐語之曰子毋恐得無患餒乎手量米一斛給之曰此危道也勿更爲其人叩頭負米去乃徧告其黨相戒勿竊任氏其言頗聞於人雍正初

詔舉賢良方正鄂文端公爲布政使欲薦之固辭乃已

眘濬萬頃江達之太湖里中無水患有司以聞
賜八品服學行如君東京之彥與南宋之儒與今日吳
中之士習安得若君輩三五人不言躬行而示之標準
與

王蘭泉侍郎在京師時與翁河學士互主騷壇門人著
錄者數百人有南王北朱之目罷官歸田後往來吳門
賓從益盛與王西沚錢竹汀兩先生艤舟白公隄下朋
簪雜遝詩酒飛騰望之者若神仙然然其時袁簡齋以
詩鳴江浙間從游若騖侍郎痛詆之收召門徒隱然樹
敵以至吏胥之子負販之人能用韻不失黏皆與齒錄

頗有惜其太邱之道廣者康祺竊謂隨園之所爲不過假以梯貴游攫金帛以自適其園林聲伎之好侍郎何苦詆之若錢王二先生之遺榮志古內介外和獎掖後賢不立門戶則誠士大夫歸田之規範也

沈端恪公甫通籍有上孝感熊座師書請黜陸象山王陽明陳白沙　孔廟從祀其議象山謂六經皆我注腳一語非聖背經狂妄自恣其議白沙謂靜坐養出端倪的係禪定一派至陽明之學則以謂原於象山而猖狂過之似乎白沙而詭譎爲甚若當孔子難逭兩觀之誅如遇孟子必在放距之列久竊從祀萬萬不可其辭而

闕之尤爲不遺氣力當時孝感得書不知若何作答特未見其有釐正從祀之疏耳康祺竊考端恪之學其始浸淫禪窟則幾與姚江之末派相同其繼師應潛齋友沈士則淺嘉印則宗旨尤與陸王爲近卽誦法朱學悔前非其時年僅三十餘亦不必衞道如是之嚴詆古如是之刻覈程朱陸王果如苗莠雅鄭勢不兩容必焚其書而鋤其名乃足爲紫陽之功臣歟且靜坐二字似不始於白沙何以一錢端倪便成禪定末學淺漏向讀陸清獻書而疑之讀端恪書而疑益甚矣按白沙不無遺議象山未可厚非若陽明則宏才碩學偉績精忠比肩漢葛亮接踵宋大解武自獨有千古本不藉兩字良知分孔廡

特賜之贊也乃謂其功業不過杜預學術甚於安石門戶之論豈可謂乎

陸耳山副憲卒於奉天校書之役嫡子四扶其柩歸如夫人陳以病留京抑鬱而沒屬其遺子及女於馮星石鴻臚而以第五女爲吳侍郎玉綸之義女後二公爲之撫教婚嫁等於所生想見前輩友道之篤而副憲嫡子四人者殆不知具何心肝也淸門子弟倘其鑒諸

國初吳湛山中丞士功起家部屬自乾隆丁丑暨戊寅僅一載由楚臬而護楚撫升陝藩護陝撫旣調直藩再調陝藩再護陝撫旋授閩撫仍留陝撫兼管陝藩古所稱一歲九遷其官者蔑或過之

臺灣海外上郡也例禁私渡而民犯死偷渡者日益衆故臺灣令魯鼎梅修縣志畧云內地窮民在臺者數十萬其父母妻子欲就養格於禁例於是賄船戶冒水手姓名挂驗婦女則以小船出口上大船抵臺後復用船接載率以夜行名曰灌水更有客頭句通習水積匪用漏船收載多人入艙封閉遇風則盡入魚腹比及岸遇有沙驅之上名曰種芋或潮漲漂溺名曰餌魚窮民迫於饑寒相率入陷附言之痛心國始吳湛山中丞撫閩

據志語入告請

旨弛禁從之其疏中有云內外人民皆

朝廷赤子向之在臺為匪者悉出隻身無賴若安分良民既已報墾立業有父母妻子之繫戀有仰事俯育之辛勤自必顧惜身家各思保聚此從前督撫諸臣所以疊有給照般運之請也及奉准行過臺以後亦未有在臺滋事者乃因奸民偷渡致令良民在臺者身同羈旅常懷內顧之憂在內者悵望天涯不免向隅之泣以故老幼婦女煢獨無依之人迫欲就養竟致鋌而走險畢命波濤非所以仰體我

皇上如天之覆一視之仁也言脩意賅愷惻入聽中丞之造福海外閩人至今感頌若彼督令者殆亦有心人

已衆祺嘗謂凡修纂郡邑志乘以陳述民瘼鉤揚潛德爲得體若乃舖張形勝攀附人物皆庸筆也

康熙十年浙撫范忠貞公薦山林隱逸首列吾邑葛編修世振世振明崇禎庚辰一甲第二人也

詔下以老疾辭不赴復奉

温旨敦迫再以疾辭遂允其請時吾鄉諸先輩多以諸生布衣起兵死難其節則奇其事究近於矯激若編修者殆不失貞亍之明夷者也

雍正間湖廣總督楊宗仁摺薦廣東南海縣知縣

升補湖南寶慶府知府廣州守備范宗堯改補湖北

漢陽縣知縣

上特從之隔省題官或越等或改塗倘施之今日恐不

免薦主並受譏彈矣

亭林先生西游主李天生家一日亭林臥未起天生謂

之曰汀芒矣亭林愕然天生曰子好講古音尚不知天

應讀汀明應讀芒耶亭林爲之大笑蓋嗜古之不可泥

古也

謝山先生易簀時以詩文稿付其弟子董秉純小鈍藏

弆手定凡六十卷其餘殘篇剩簡幾滿一竹笥小鈍拉

拜而受粘連補綴又彙爲七十卷其中與正集重複及

別見於他作者幾十之四擬重刪定以多先生手書不

忍塗乙因手自膽寫課徒之隙鈔得三百餘紙船唇驢背挾以俱行竟未竣事小鈍旋判那池州地僻政簡日課守門千門閱月始卒業即今所傳鮚埼亭外編也先生歿鮚後輩述三十餘種多賴小鈍與蔣孝廉學鏞慮教論鏞為之排比讐正雖詳不盡傳而風義足尙李侍郎之於韓昌黎方侍讀之於宋學士吾鄉前輩何多讓焉

益都孫文定公服官居鄉恂恂廉愼公子寶侗有高才侍公京邸每鄉試不許入京闈嘗曰吾為大臣汝又薄有文與使或以一第相溷為請納之資平生廉隅掃地

矣寶倜卒爲諸生漁洋池北偶談稱文定此一節有唐
貞肅王忠肅兩公之風洵非阿好
沈歸愚尚書於
本朝儒臣中最稱晚達嘗訓其孫惟熙曰汝未冠蒙
皇上欽賜舉人亦知而翁鄉試時固十七次落第秀才
乎蔡尚書年六十有六始膺鄉舉不自料其後日恩榮
至此也
尹文達公老於封疆凡一督雲貴三督川陝四督江南
每遇艱鉅紛紛料量靡不帖妥而性善謙下將有張弛
必集監司以下屬曰我意如是諸君必駁我我解說則

再駁之使萬無可駁而後可行勿以總督語有所因循也以故公所行鮮有敗事吁可法也
聖祖皇帝晚年阿其那塞思黑輩妄覬非分要結羽黨播散流言至今尚有以管蔡之不咸議聖人之有過者
敬攷康熙年間
聖祖升遐以前諸　皇子惟
世宗已封雍親王允祉已封誠親王允祐已封淳親王餘皆貝勒貝子且有未受封者而
巡方駐蹕之隨扈禋祀鉅典之代行及軍國大計從容諮決惟我

世宗爲獨多卽六十一年

南郊大祀亦以

世宗恭代距

聖祖賓天僅先五日也

聖祖嘗諭諸大臣曰朕萬年後必擇一堅固可靠之人

與爾等作主令爾等永享太平觀此知

天心默定神器攸歸久矣羣凶搆扇圖危宗社大義滅

親夫復何間

聖祖生有聖瑞

孝康章皇后在娠時

孝莊文皇后輒見

孝康皇后衣裾若有龍繞迸降誕之辰異香盈室經日不散五色光華與日俱耀宮人內侍咸所瞻仰見

世宗御製

景陵聖德神功碑蓋帝王自有眞也

科場定例現任文武一二品大員及翰詹科道之子孫弟姪出應鄉試別編官卷號曰官生凡二十人取中一名較尋常宦裔登進差易又道光以前凡禮部會試及順天鄉試之主考房考其家人族戚有應試迴避者每別派試官閱卷或封卷進呈擇尤錄取獲售益多皆

國家嘉惠臣工之茂典也茲雍正六年直省鄉試後
上諭大學士尚書侍郎都御史副都御史各大員有子
孫在京闈及本省鄉試未經中式年二十以上者著各
舉文理通順可以取中者一人開送內閣請旨考開列
大學士蔣廷錫子溥吏部尚書嵇曾筠子璜都御史唐
執玉子少游吏部侍郎史貽直子奕簪戶部侍郎王廷
揚子鏐禮部侍郎錢以塏子蓉禮部侍郎鄂爾奇子鄂
倫兵部侍郎楊汝穀子綍刑部侍郎繆沅子樸工部侍
郎張大有子鴻運侍郎署理倉場事務徐天相子士炳
副都御史謝王寵子升等具奏得

旨俱賜舉人戸部侍郎劉聲芳子俊邦因病未應鄉試亦
賜舉人一體會試此則榜花異瑞裔不同榮
聖澤汪洋尤爲曠百世而一遇者也蔣稻兩相國皆世學
絲綸沙晛直築史齊韓鄂倫諸人亦俱洊躋卿輔益見
斯舉之得人
年羹堯旣以大逆誅父遐齡年八十餘法當從坐九卿
俱畫諾矣高安朱文端公獨不署名
憲皇帝責問公奏以子刑父非法也臣簿錄年氏家書

退齡訓羹堯甚嚴羹堯不能從以陷於罪罪在子不在父

上頷之退齡竟免

文端相國鄂爾泰經略西路將凱旋

世宗命戶部尚書海望爲治第凡什物椸禁盤匜椷笥之屬必具已報竣矣命舁堂上几視之以爲窳敗大怒召海切責海叩頭請易乃已及公入朝奏事畢

諭曰卿勿還舊居可赴新宅復

手書公忠弼亮四字賜之侍衛十人捧

宸翰隨公入第

上聞第中無園圃

賜以藩邸小紅橋園而中分其半爲軍機房嗚呼

聖主之優禮至矣人臣之寵榮亦極矣

鄂文端公當國時其弟鄂爾奇亦位躋正卿一日公退

朝過爾奇書齋見陳設都麗賓從豪雄甫掀簾不入而去爾奇忽詣兄問故公庭立責之曰汝記我兄弟無屋居祠堂時耶今偶得志而侈泰若是吾知禍不旋踵矣爾奇跪泣謝罪始已嗣後伺公往先藏珍器屏燕朋乃敢見然卒爲李衛劾奏以侈敗世方服公先見也康祺按宋子京椽燭修史侍女滿前其兄景文嘗有寄語學

士記得少年讀書某寺時否之語文端誠弟政與之同惜鄂爾奇無小米之清才而奢侈過之宜其富貴之不終

雍正季年直省祥符駢集吏不勝書

世宗聖量撝謙多推美於地方大吏時鄂文端公督雲貴雲南慶雲屢見司道詣節轅庭賀大理令劉某獨曰某眼眯實不見慶雲公默然心嘉其直遂薦起之人以爲兩難

世宗睿悟淵微洞徹三教

萬幾餘暇聞外間爐火修鍊之說深知其非而聊欲試

觀其術因將張太虛王定乾等數人置於西苑空閒之

地俳優等視藉以消閒及

高宗踐阼始驅逐各回本籍又

列聖深通佛法

世祖章皇帝時木陳忞最被恩禮屢侍

內廷康熙朝則玉琳國師箬谿禪師主持法席亦復飫

聆

聖訓接引指迷然諸僧人偶有驕誕越軌之舉則燬書

屛斥嚴譴隨之

世宗慈悲覺世尤喜召見僧衲指示提撕冀其勉力超

悟其未能領會者必令陸續散出
高宗諭旨嘗云朕崇敬佛法秉信夙深參悟實功仰蒙
皇考嘉奬許以當今法會中契超無上者朕爲第一然
高宗自登極後即禁飭緇流凡有偶見
天顏借端誇耀或造作言辭招搖不法在國典爲匪類
在佛教爲罪人必按國法佛法加倍治罪又以披剃太
眾品類混淆仍復給發度牒方准出家之例益
聖學之邃無所不窺故道笈梵函咸洞明其奧竅而
聖鑒之明無微不燭故異端謬種必預峻其防維
天縱多能大中至正可爲萬世法已

同治癸酉余官刑部奉天司封篆之期曹司畢集亡友周編修晉麒時爲同舍郎忽語余云中外衙門豫用空白始於何代余不能答旣而曰必始於本朝緣明以前紀載不見有此也必始於冬末春初緣政令有所不便增設此例也頃恭讀高宗實錄載乾隆五年夏四月始命各省封印後用豫印空白余所聽說一驗一不驗且仍不知此例因何而開然則掌故之學豈易言哉

禾中錢文端公母陳太夫人節藝雙絕鬻畫養親世所稱南樓老人也文端旣貴嘗以其畫册十幀進呈

御覽一幀畫一魚一黑犬一幀畫一蛙末入花叢時一幀畫一蝦一蟹一小魚一幀花籃一幀大柏一幀梅花仙文一幀修篁茂林一幀楊梅枇杷二桃一幀喜雀一幀蘿蔔白菜皆清華名貴秀溢人寰每幀有其夫錢綸光廉江先生題詩二句乾隆三十一年

高宗於每幀題七絕一首并

御題一跋於後發還文端公及其子侍郎汝誠各作十詩恭和元韻而侍郎詳跋於後以誌慶幸逮乾隆四十七年文端父子皆沒

高宗因閱錢選所畫犬鳥偶憶陳太夫人原冊遣人至

浙取至京師再呈

乙覽復

御製七律一首長跋一幀仍歸錢氏今文端元孫子密

樞部應溥猶寶守之固海內之名蹟亦曠古之奇遭而

高宗聖性淵靈寸楮尺箋偶經

睿賞閱十餘年而記憶不忘即尋常收藏鑒別之名家

恐尙無斯竱摯也錢氏又有文端之母夜紡授經圖高宗及諸名臣均有題詠其直廬問寢圖則圖文端早朝先至其母所問安之象爲王肇基所繪兵後尚存洵稱家寶

雷侍郎以誠以一硯貽曾文正公諡韓襄毅雍之故物

硯刻瓶形襄毅自題曰韓瓶硯後歸王文成公題硯背

數十字至
本朝歸阿文成公而青浦王侍郎詠題硯匣復百餘言
咸豐中入雷侍郎手則曲阜孔繼鑅所貽也亡弟中書
君好蓄古硯非有詩銘篆刻者不收余嘗相約爲硯箋
採錄頗廣顧無遭際如斯硯者二文成一文正爲開闢
後有數偉人韓襄毅之忠勤雷侍郎之助伐蘭泉宥涵
之博雅似亦世不多見榮哉石兄吾願具袍笏而拜也
張清恪公初官濟甯道值歲荒傾家財運穀以振幷載
錢及棉衣數船分給凍餒者俄有
旨振濟公奉檄振汶上陽穀等縣以擅動倉穀數萬石

將挂彈章公上書申辦其略曰振濟奉
恩旨非擅動也動倉穀以廣
皇仁非邀譽也饑民戶口皆可考非肥己也使
上有特恩坐視各州縣之流離死亡而不救官有餘粟
野有餓莩本道之罪其可逭乎漢汲黯過河內以便宜
發衆武帝釋之今以擅動倉穀題參理應順受第恐將
來山東各官皆以爲戒視積穀賤民命輕害不可言矣
事得寢此亦遭逢
聖明得行其志也今晉豫奇荒一二省官吏豈無一二志
清恪之志者其能毅然爲清恪之所爲否邪

儀封尚書通籍用中書總河張文端公異其才題赴河工以勞績補濟甯道旋遷江甯按察使

聖祖南巡以公爲江南第一清官徧問大學士督撫以下推獎無異詞

上大悅曰汝等何莫保舉朕保之將來居官好天下以朕爲明君若貪贓壞法天下人笑朕不識人

駕至松江即擢福建巡撫康祺按公以候補中書三遷而膺節鉞在當日已爲特達之遭迄今士慕民思巍然孔廡不益彰

純皇帝知人之明與

又公撫蘇時以緝海盜及科場二事與總督噶禮互訐
廷臣多袒噶者
上諭削噶禮職而公留原任此舉當載信史無俟致詳
其時江左士民歡聲徧朝野榜於門曰
天子聖明還我天下第一淸官焚香結綵拜龍亭呼萬
歲者至數十萬人復有數萬人赴京師暢春園跪疏謝
恩願各減一齡益
聖壽萬萬歲以申眞實感激之忱而閩省士民亦不謀
而合若赤子之慶慈父母也嗚呼此豈易得於小民哉
葛壯節公治吾鄉水師時捕盜最力以海爲家某年歲

除將士方休息公忽下令巡海揚帆掩旗鼓直搗某直
圍其島盜方酣飲盡縛之以歸歲旦僚屬集公署賀歲
聞入海捕盜皆大驚已而公至馬前縶大盜數十付有
司詰問斬之而以所得器用財貨散士卒皆叩頭轅門
歡聲雷動而去或請其故公曰海舶最細者出某山下
近吾訪諸市而無之此其山必藪盜故漁船不敢前異
時捕之徒多苦我將士又散走難盡獲歲暮盜必聚窟
中且料我必不出不設備故可掩而盡也聞者歎服公
精忠大節已載前編卽其緝盜謀算之神時方承平乃
竭忠盡智如此今之建旐列戟者能師法公百一否耶

康祺又聞公恂恂如書生遇人片長稱揚不輟而往往謾罵其僚屬常曰號稱武官乃不能殺一賊 國家設武官焉用此

康熙朝名人文詩集惟澤州新城及長洲汪氏之所著爲閩人林佶手寫書法妍雅尤可寶貴攷新城長洲蓋即澤州相國所薦達也公爲學士時

上數問公能文之士公舉王士禎以對王遂以戶部郎中改翰林院侍講會

詔舉博學鴻儒公疏薦汪琬汪以主事改官編修後公長御史臺

上咨九卿廉守令公舉陸隴其邵嗣堯皆得擢爲御史

四公者文學節概均足衣被天下振起來茲然則賢如
文貞豈特儒雅過人其於以人事君之道視古大臣復
何讓焉
澤州陳文貞公性至孝始登籍聞太夫人病即歸省後
廬墓山居有百鶴飛翔之異鄉人名之爲百鶴阡地多
虎公作飼虎文告之虎乃避去
梅定九徵君以厤算之學受
聖祖特知一時大夫羣士皆延跂以爲異遇顧徵君行
誼亦自有不可及者
聖祖南巡李文貞以君書進呈德州

行在所
命坐
賜食三接寵光並
御書績學探微四字以賜朝士敦勸出山微君乃亟告歸營祠廟定宗禁梅氏自北宋家宛陵徵君之先與聖俞同祖別支族繁也自徵君爲族長梅氏無公庭獄訟垂三十年族屬數千人無敢博戲者或倚其父兄辟宗祠扑擊之不少恕君沒赴弔哭失聲

對策始於西漢其時董仲舒劉向之倫上書言事於天人相與之際尤能致愼致詳使人主知垂象昭明赫然

可畏何其忠也今制科發策從無以當時災異究其應驗之從來者蓋古意之失久矣攷康熙初年韓文懿公所擬策問有曰我
皇上以沖齡嗣厤服即位以來彗星見於翼軫及婁歷十有三宿京師地震河北淮南水暴溢侵廬舍壞城郭陜西元霜降大雨雪偃禾稼殺人民山東西大饑人相食江北旱蝗郯城墮陷十餘丈下視水中若廬舍然或訛言佛出相驚蓋五六年之間變故多矣又曰入春以來白氣亘天長數丈如匹練灼爍有光陜西岔饑民死相枕河數潰徙淮上州縣被水災而畿輔亢旱不雨五

月癸卯太白晝見凡三日不滅云云康祺詳繹其詞以
謂頗有合於古誼且諸所稱引未必盡載史編爰節錄
之以見人事兆於下則天表應於上災異偶徵亦盛世
所不免唯我
聖祖敬天勤民側身修省用能掃除僭逆風雨節而寒
暑時年穀順成岳瀆效職變咎徵以爲休徵康熙一朝
遂遠邁於成康文景之治殷憂啟聖萬世可型何待彌
縫小臣諓諓顧慮一若非掐摘讖緯附會禎祥不足以
稱官書之體例也者惑亦甚已

國初入關定鼎首奠山東薙髮令下原任知府孔文謤

奏臣家宗子衍聖公孔元植已率四世子孫告之祖廟俱遵令薙髮訖但念先聖爲典禮之宗顏曾孟三賢起而羽翼禮之大者莫要於冠服先聖之章甫逢掖子孫世世守之是以自漢暨明制度雖有損益獨臣家服制三千年來未之或改今一旦變更恐於

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備也應否蓄髮以復先世衣冠統惟

聖裁得

旨薙髮嚴旨違者無赦孔文謤奏求蓄髮已犯不赦之條姑念聖裔免死況孔子聖之時似此違制有玷伊祖

時中之道著革職永不敘用

康熙四年江南江西總督郎廷佐奏溧陽縣農民顧起龍等獲玉璽篆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遣官齎進

命貯內庫賞起龍等各銀五十兩齎璽筆帖式三員各馬一匹攷雍正間松江漁戶網得玉璽經提督高其位

奏進已紀前篇惟松江溧陽既非列代肇域之區又無孱王蒙塵之轍豈耕漁賤業亦知詭詐以求榮覬抑果

前朝重器流轉人間其顯晦沈揚乃亦有前定之時地耶

聖祖晚年嘗於行圍幄次
諭近御侍衛諸臣曰朕自幼至老凡用鳥槍弓矢獲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猻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獲之鹿凡數百其餘射獲諸獸不勝記矣又於一日內射兔三百一十八讀此知
我
聖祖大勇大仁允文允武均足冠冕百王宜一時藩部
君長懾慄
天威咸執梃隨鞭之恐後也

武虛谷先生至性敦篤重風義嘗由京師奉兄柩南歸

乏貧斧手輓鹿車不避溽暑泥潃比達里門足重繭斃月不能行族孫有孤貧者十五年與同號問師喪千里奔赴康祺竊謂此數行當采之後漢獨行傳中

虛谷字博山武進人治蕪邑煤窰獄窰戶介典史某以白金二千進典史憚其威望不敢言虛谷廉知之因禱雨謂典史若禱於神雖貧不為墨吏也雷霆實聞之時適震雷典史驚悚遂獲澍雨合前筆所載擒治番役一事觀之虛谷之為吏蓋所謂無欲則剛

余紀聞中述阿文成事夥矣頃讀孫淵如嘉穀堂集記公遺事復採一二以補前闕愧未能如朱子名臣言行

錄之類次先後條列整齊也記云公承家教進止溫恭

起居有常處每朝先五鼓起入

禁廷坐直房待旦不假寐諸曹吏屏息室內外如無人

召閣部直事官詢

上折記閣本與歲時應舉掌固及一日所折獄備顧問

始入

內朝有奏稿必親閱無誤字乃進御或

上發經直房時者下戶慷公從室內起立垂手候鹵簿

過方復坐又云公畫諾至恭慎每署日稿尾雖遇倉猝

運末筆如有力千鈞又云公管刑部最久一郎與公議

公事不合公嫌其戇直而卒予特擢郎有傴僂而勤政

者公舉任劇郡及入覲

高宗亦曰人固不可以貌取也

壬癸藏札記卷十二終